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

韵略汇通音系研究

张玉来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

韵略汇通音系研究

张玉来 著

鲁新登字2号

韵略汇通音系研究

张玉来 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濰坊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154千字
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28—2051—3/H·63

定价 8.95元



张玉来，

男，1963年生，山东省沂南县人。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

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受业于殷焕先、林乐腾、高更生等先生，并受邵荣芬、唐作藩、杨耐思等先生私淑。先后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和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发表过《内外转补释》、《重组的历史研究》、《元明以来韵书中的入声问题》、《论〈切韵〉语音性质的几个问题》等二十余篇论文，出版《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研究与指导》及本书。为中国语言学会、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员。

RAS26 / 06

邵 序

在汉语音韵学领域里，对近代语音作史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这与传统音韵学讲求实用的语文学性质是密切相关的。古人首先对古音学有兴趣，那是为了读经的需要。对中古音，比如说《广韵》音系的注意，也是因为它是研究上古音的必备阶梯的原故。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就是它可以“一变而至道也”。

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在国外语言学的影响下，人们才逐渐具有了明确的语音史概念。这时反映近代语音面貌的《中原音韵》一系的北音韵书才受到学者们的首次青睐。钱玄同称赞这一系韵书“在音韵史上实为极有价值极可宝贵之一段史料”的话就是这种青睐的明确反映。自那以后，近代语音史的研究才逐步地被重视起来。不过直到今天，人们的研究重点还跟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基本上还停留在《中原音韵》音系的范围之内，对《中原》以后的一系列官话系统韵书和韵图，投入的研究力量仍然是十分微薄的。除了不太多的若干篇论文之外，剩下的就只是一些简略的评介文章了。这对要求重视普通话发展历史研究的当前任务来说，实在是非常不相称的。十年前我曾着重研究了失传的《中原雅音》一书，如果说那是以专著形式对这一时期的一部韵书作比较详细探讨的一个最初尝试的话，那么玉来同志的这部《韵略汇通音系研究》则可以认为是以同样形式写成的继踵之作。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我认为对

《中原》以后的反映官话语音的一系列韵书和韵图，我们也应该以研究《中原》的规模来研究它们，不仅要有论文，而且也要有专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些宝贵的语音史资料的重要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韵略汇通》是明代末年反映官话语音的重要著作之一。它的作者毕拱宸虽然可能接受一些传统方面的影响，但他自己的乡音和当时官话的主流对他的影响应该说是居于主导地位。他立意要对兰茂《韵略易通》进行更定的动机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毕氏的家乡莱州地区也在官话地区的范围之内，因而《汇通》所反映的不论是莱州方音，还是当时官话的主流特征，对弄清普通话的语音发展史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947年陆志韦先生发表了《记毕拱宸韵略汇通》一文，首次对《汇通》的语音系统作了论述和构拟。不过单篇论文篇幅有限，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讨论得很详尽。玉来同志此书是以专书形式来研究《汇通》的，篇幅比较充裕，论题自然就比较便于展开。通过对材料的全面排比和分析，不仅讨论得很详细，而且提出了不少新见解。比如书中排比整理了《汇通》的全部反切，把同类型音类的反切作了通盘的比较，最后发现二等开口喉牙音的反切下字用洪音或细音不定，从而得出了《汇通》二等开口喉牙音正处在开始颚化的过程中，其颚介音还不十分显著的新看法。又比如书中把整个入声韵放在一起讨论，互相比较，结果发现《汇通》阳声韵与入声韵的相配十分整齐，绝无失偶的例子。当入声韵在本韵部之内没有相配的阳声韵时，则注明其相配的阳声韵是另一个韵部中的某些阳声字。这样就出现了一阳配两入的现象。比如山寒韵入声的“辖”、“恰”等字依次注云：“平上去见先全轩”，“平上去见先全牵”，

等等；庚晴韵入声的“白”、“国”等字依次注云：“平上去见东洪崩”，“平上去见东洪公”，等等。书中根据四声相承的通例，断定这种相配并不反映《汇通》“辖”、“恰”等字与“轩”、“牵”等字的入声“颞”、“掣”等字同韵母，或“白”、“国”等字与“崩”、“公”等字的入声“卜”、“谷”等字同韵母，而是毕氏为了不使阳入相配失偶，强为安排的结果。实际上，“辖”、“恰”的韵母应当作-iaʔ，而“颞”、“掣”的韵母应当作-ieʔ，“白”、“国”的韵母应当作-uaʔ，而“卜”、“谷”的韵母应当作-uʔ，彼此都互有区别。诸如此类的一些看法，都有比较充分的理由，都可以补正陆先生文章的不足之处。

玉来同志是山东人，曾系统调查过掖县方言。这就使他具备了把今日莱州话跟《汇通》音系相印证的方便条件。比如在讨论《汇通》“枝春上”一系声母时，经过仔细观察这一系声母与韵母的配合关系后，看出这些声母有随韵母洪细而分组的现象。当把它们跟莱州方言作比较时，发现莱州话这一系声母在配洪音时读 t_ʂ-等，在配细音时读 t_ʃ-等，情况与《汇通》很类似，从而得出了《汇通》这一系声母音位也有 t_ʂ-等和 t_ʃ-等两个系列变体的看法。这种印证无疑加强了结论的可信性，这也是使本书生色的一个重要因素。

玉来同志从读研究生的时候起，就对研究其乡先辈毕氏的《汇通》一书的音系发生了兴趣，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这部专著，可以算得上是毕氏之书的功臣了。

邵荣芬

1992年5月10日于北京

殷 序

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当今至为昌盛。从上古、中古到近古都有专家潜心探索，所得亦出前人之上。研究语音史自多于各历史时期的韵文、韵图、韵书着力，《切韵》而下，韵书乃为研究之重要依据。如于《切韵》，于《中原音韵》、于《中原雅音》，迩来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实是学术界之盛事，令人鼓舞。更可欣慰的是，诸多中青年专家把眼光由《切韵》以上转而向《切韵》以下，并以现代汉语方言相参酌，多少年来重古轻今所造成的空白遂得以填补。

《韵略汇通》这部很重要的近代韵书，由于历史上尚古之习，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陆志韦先生的《记毕拱辰韵略汇通》实居创始之重要地位。今张君玉来在陆先生的基础上穷源竟流，详细讨论了《韵略汇通》音系的诸方面，写成《韵略汇通音系研究》，实韵学界一大喜事。概略言之，此书取得了以下几项令人首肯的成绩。

(一) 系统地考察研究了《韵略汇通》的版本，从初刻本到民国本，作者都有详细的论述，道前人所未及道，对本书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二) 讨论了《韵略汇通》音系的性质，认为它是代表“存雅求正的普通话”，实乃潜心有得之论，对近代汉语语音资料的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线索。

(三) 作者讨论的声母的几个问题，如团音腭化问题、知庄章三组声母分合问题，等等，都很符合《韵略汇通》的实际，现代方言亦可为印证，用心堪称独到。

(四) 作者讨论的韵母的几个问题，如喉牙二等字介音的[-i-]、a与ɑ的对立、[y]的独立，等等，都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五) 入声问题，作者曾多年悉心探索。“近代汉语官话入声问题新探”是作者专题论文，详征细剖，颇有见地。有此专文，则《韵略汇通》入声的性质，可以得到真解。

(六) 作者把《韵略汇通》的音节详细列为音节表，给同道以阅读、研究的便利。

张君玉来与我相处多年，素赏其勤勉奋发，沈潜而敏捷，欣其有成，因乐为作序。

一九九二年壬申于山东大学之居养室

殷焕先

目 录

殷序	殷焕先 (1)
邵序	邵荣芬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汇通》的作者及成书过程	(1)
二、《汇通》的版本及收藏情况	(4)
三、《汇通》体例及其价值	(6)
四、《汇通》的语音性质	(8)
五、《汇通》反切校勘记	(14)
第二章 《汇通》的声母系统	(17)
一、反切上字的考订	(17)
二、关于声母的几个问题的讨论	(33)
(一) 全浊声母的分化	(35)
(二) ㄋ、ㄌ、ㄝ与ㄐ、ㄑ、ㄓ的分合	(38)
(三) 团音与腭化问题	(52)
(四) 日母的音值	(55)
(五) V与∅的讨论	(56)
三、《汇通》的声母表	(57)
第三章 《汇通》的韵母系统	(59)
一、《汇通》韵母分韵讨论	(59)
二、关于《汇通》韵母的几个问题的讨论	(105)

(一) 二等喉牙音字介音-i的产生及其存在状态	(105)
(二) 唇音韵母的开合问题	(110)
(三) f母三等字的洪细音问题	(112)
(四) y母的独立	(113)
(五) a与ɑ的对立	(114)
(六) e与a的对立	(115)
(七) 关于“附音”	(115)
三、《汇通》韵母表	(117)
第四章 《汇通》的声调系统	(118)
第五章 《汇通》音节表	(121)
第六章 《韵略易通》与《韵略汇通》	(165)
一、《韵略易通》音系简介	(165)
二、《易通》与《汇通》音系比较	(167)
三、《韵略易通》音节表	(174)
附录：近代汉语官话入声问题新探	(177)
后 记	(220)

第一章 绪 论

一、《汇通》的作者及成书过程

《韵略汇通》(以下简称《汇通》)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韵书。

《汇通》标为兰茂编次，毕拱辰更定。其实是毕氏的书，与兰茂关系不大。

毕拱辰，明末人，而《明史》不载，根据《掖县志·忠节》(清嘉庆间修)及《掖邑乡贤祠考记》(清毛式玉撰)载：

毕拱辰，字星泊，万历乙卯(1615年)举人，丙辰(1616年)进士。喜著书，宦辙所至，缥緜之富充栋宇。初试盐城县，以海内艰改补陕西朝邑大纲，不亲细事，擢吏部主事，以不善事大吏，左迁浙江知事，弃官归里，益以诗文自豪。崇祯十年(1637年)用直指荐，即家起吉安司理，甫下车，葺文文山先生祠，题其楹。识者以为自赞。再调南礼部郎，备兵晋阳。时李自成已陷西安，破榆林、平阳、汾州，所在告急。太原与贼唯界一河，河水随处可渡。中朝亦以防河为急，而无兵可守。公与巡抚蔡懋德支撑五阅月，心血为枯。甲申三月(1644年)自成大队至，拱辰分守西城，大风晨晦，拔木扬沙，守将张荣以城降贼，拥拱辰至晋王府门，睨贼所佩新刀。贼曰：“睨此何为？”曰：“正欲试此新刀耳。”贼起而刃之。其从容

如此。

因史载不多，毕氏生平大致如此，容当续考。就此来看，他的宦途并不通达，一生东奔西颠，最后死于兵祸。

毕氏生活区域大致以 1616 年为界。其前就读家乡（掖县），一度“出就塾师”（《韵略汇通》凡例）。其后开始了他的宦宦生涯，前后共二十八年，先后仕盐城、陕西、北京、晋阳、太原等地。

毕氏热心学问，喜欢著述。著有：《珠船斋集》、《鳧溪存稿》、《旅味瓶余》、《系曜近草》、《莱乘》、《蝉雪隳言》六卷，又更定《韵略汇通》二卷。

毕氏著作刊世很少，民国赵琪辑《掖海丛书》只刊《汇通》，其他未刊。

《汇通》，《四库全书》不载，《掖县志》也未提及毕氏更定此书事。推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汇通》根据兰茂的《韵略易通》改定，由于《韵略易通》当时的名气很大，反而使人误认为是兰茂的书。毕氏与兰氏生不同时，更定后的《汇通》与《韵略易通》内容相去很远，实在是毕氏的书。

毕氏更定《汇通》的起因，是因“戏竹马之年”就爱好声韵，“每怪今人视此道为不急之务”，很是忧心，于是就以正统中（1442 年）兰茂（止庵）编的《韵略易通》为依据，“僭为分合删补，以期于简便明备，为童蒙入门嚆矢。”（以上均见毕氏《韵略汇通·序》）

就毕的序来看，开始编辑在崇祯壬午年，即 1642 年，定编亦在同年年底。序云：“今秋余持冀宁节诘戎之暇……因寿梓而弁数语如左。崇祯壬午涂月莱人毕拱辰题于晋阳槐香亭。”

可证。

前述《汇通》之成书得力于《韵略易通》，但就其内容来讲，两者绝非一脉，反映的语音系统大相径庭。根据毕氏的“凡例”及考察韵书的结果，这两部书的差异如下：

(一) 分韵方面

《汇通》分韵为十六部，《韵略易通》为二十部，在入声字的分配上也多有不同。不同之处大致如下表^①：

韵略汇通	韵 略 易 通
东洪	东洪、真文(文的入声字)
真寻	真文(平、上、去及真的入声字)、侵寻、庚晴(晴的入声字)
先全	先全、廉纤
山寒	山寒、緘咸、端桓(平、上、去声字)
江阳	江阳、端桓(入声字)
居鱼	居鱼、西微(西韵字)
灰微	西微(微韵字)

(二) 声调方面

《韵略易通》分平、上、去、入四声，平不分阴阳，只是用圆圈分开，而且入声字还配阳声韵的三个不同的尾(-m、-n、-ŋ)，似乎还有尾的不同。《汇通》分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平分阴阳，入声字只有一个喉塞尾-ʔ。平分阴阳用平、下平表示，如果只有阴平或阳平时则径用平来表示，这说明在毕氏那里还没有使用阴、阳的概念。

(三) 在收字、释义方面

毕氏认为《韵略易通》收字不多，因此他便“间为填入，

^① 右栏括号里的字表示这韵里的那几个声调的字和那个呼的字归《汇通》的那个韵。

用补阙疑。”另一方面，毕氏把《韵略易通》所收的俗、僻、难字“间有删削”。比如：家麻韵暖母平声，《易通》只有“拿”一字，而《汇通》加“拏”一字。同韵一母平声，《易通》无“轟”字，《汇通》则收之。又比如，东洪韵风母上平声，《汇通》收“葑澧”二字，《易通》未收。以上为增字例。也有《易通》收，而《汇通》不收的，如：江阳韵暖母有“啜髮毳餹”四字，《汇通》则不收，而改在东洪韵出现。

两书在释义上也存在差异，这可能是作者的文化水平、生活环境不同造成的。如东洪韵：

董 《易通》：蕪董草名，又督也、正也。

《汇通》：督也、正也。

洞 《易通》：幽壑，又通也。

《汇通》：幽壑，又通也，又音同，洪洞县。

笃 《易通》：马行迟也，厚也，困也。

《汇通》：厚也，又马行迟。

懂 《易通》释：懵懂，心乱也。

《汇通》释：懵懂，心乱。

.....

这种情况很多，可以比较两书，取得词汇学上的价值，这里就不多说了。

二、《汇通》的版本及收藏情况

《汇通》定编于1642年12月，刊行大约在此以后。从定编到毕氏死，其间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书的刊出。

《汇通》所据《韵略易通》的版本是同郡宿度的刻本（宿度，字二山，东莱人，嘉靖己未进士），这个刻本不难找到。由于两部书内容不同，关于《易通》的版本这里就不详谈了。

我们推究《汇通》最早的刻本当不早于1642年12月。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涉足远近，四处查访，以期发现早期的刻本，然而收获并不让人鼓舞。山东省图书馆和青岛市博物馆藏有一个本子，这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但这个本子没有刻刊年代，亦无刊行人，断定为崇祯本尚有几分危险。因为从1642年12月到明王朝颠灭，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而且海内战事纷纭，安心于刻书是不太容易的；又，一年多的时间刻出一部刻工很好的本子也不大可能。另一方面，就这个本子的情况来看，刊刻是比较早的，因为就目前看，只有这个本子是最全备、最清晰的，如果是几经刻写后的本子决不至于此。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姑且称这个本子为初刻本。

在寻觅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版本，为了便于查阅和了解，这里一并把它们的大体情况列表如下：

版本 项目	初刻本	嘉庆本	光绪本	京师本	丛书本 (掖海丛书)
刻刊时间	约明末清初	嘉庆辛未 (1811年)	光绪戊子 (1888年)	1922年	民国
刻刊人	阙	阙	成文堂	京师富揆学校	赵琪
每页行数	页十六行	页二十行	页二十行	页二十行	页十行
内容次序	序、凡例(前论、反切法、早梅诗)、正文	正文	序(删)、凡例(反切法、早梅诗)、正文	同光绪本	同初刻本
收藏情况	山东省图书馆 青岛市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山东大学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青岛市图书馆

根据各版本的情况，大致是初刻本、丛书本一系，嘉庆本、光绪本、京师本一系，前者全备，后者删去许多（主要是序、凡例）。

三、《汇通》体例及其价值

《汇通》在体例上沿袭《易通》之旧，依等韵图的格局。简单地说，以韵为纲，以声为序，分列四呼，别以五声，注明反切，简略解释。

所谓“以韵为纲”就是指按照主要元音和韵尾的不同，把字分成十六个韵，即：东洪 江阳 真寻 庚晴 先全 山寒
支辞 灰微 居鱼 呼模 皆来 萧豪 戈何 家麻 遮蛇
幽楼。

“以声为序”就是在每个韵里按声母的不同，把字分成二十个大类，即：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

“分列四呼”就是在同韵同声的字里，按照韵母的主要元音及介音的不同，分成开、齐、合、撮四呼（具体到每个韵里，四呼的出现跟次序是不一致的）。

“别以五声”就是在同韵同声同呼的字里，按声调的不同，分成五大类，即平、下平（阳平）、上、去、入声。

“注明反切”就是在同韵同声同呼字的前面注上反切，表明这类字的读音。

“简略解释”就是把韵书中收的字加以简略的解释，便于理解。

综观《汇通》的体例，既有等韵图的格局，又有韵书的特